

嘎嘎塘藏語的咽化元音與其來源*

鈴木博之

普羅旺斯大學

法國國家科學院

嘎嘎塘藏語分布在雲南省迪慶州維西縣攀天閣鄉西南部，是一個屬於康巴藏語香格里拉次方言維西塔城小組的土話。該藏話元音系統具有非咽化與咽化的對立，其特徵在藏語方言中非常罕見。本文分析嘎嘎塘藏語勻洛話的元音系統，並且通過與藏文之對比，探討其咽化元音的來源。分析結果顯示，咽化元音主要來源於藏文含 *r* 的大部分聲母、以及雙音節詞的單音節化。咽化元音與維西塔城話、永春話等土話中的兒化（捲舌化）元音對應；此外，這樣的語音發展方向與納西語語音演變相通。

關鍵詞：康巴藏語，維西塔城小組土話，咽化，兒化，納西語

1. 前言

嘎嘎塘村位於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僳僳族自治縣攀天閣鄉的西南部，是僳僳、漢、納西、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參見文末所附的地圖）。該地區民族語言的種類與分布情況很複雜，其中納西語與僳僳語之使用較佔優勢，過去這兩種語言還曾作為不同民族之間的通用語言。嘎嘎塘行政村共有十一個自然村，其中流行藏語的自然村位於永春河畔，共有三個，即嘎嘎村、布魯村、以及勻洛村。當地藏族使用藏語的機會，大致僅限於這些村子內部的藏族之間，在與不同民族及村外交流時，一般使用漢語。據《維西僳僳族自治縣概況》(2008:36) 之記載，攀天閣鄉藏族人口有 1284 人（2004 年統計）。

到目前為止，極少人研究過嘎嘎塘藏語，除了筆者進行調查而發表的相關文章之外，並未發現其他語言學方面的論文或資料，只有在《迪慶藏族自治州志》

* 筆者進行嘎嘎塘藏語調查之際，得到好友和群與她的母親和春支（主要發音合作人）無私的協助，特此致謝。此項田野調查工作，獲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特別研究員獎勵費）資助，亦在此一併申謝。

(2003:1281)、《迪慶藏族自治州民族志》(2001:27) 等地方志之類的文獻上能看到當地存在的有關藏語土話的報告。根據嘎嘎塘藏族村民的意見，嘎嘎塘藏語只與維西縣塔城鎮的藏語相通，應把兩者看為一個方言群。依據 Suzuki (2009a:17) 之康巴藏語方言分類，塔城藏語 (mThachu) 屬於康巴藏語香格里拉 (Sems-kyi-nyila) 次方言維西塔城 (Melung) 小組，該小組包含維西塔城話、保和話、永春話等土話。Suzuki & Tshering mTshomo (2009) 針對面臨語言瀕危的永春話提出簡單語音分析，指出在藏語方言中非常罕見的語音現象。嘎嘎塘話也具有與永春話不同的特殊語音現象，特別是咽化元音¹ 的存在。嘎嘎塘話的語言使用情況，由於藏族家庭內部仍時常使用此語言，因此維持得比永春話好，但也已產生了世代之間的差別。咽化元音這一特殊語音現象，在大概三十歲以下年輕人的口語裡，已出現與非咽化元音合流的趨向。

本文以嘎嘎塘村勻洛² 自然村的土話（以下統一稱“勻洛話”）為例，首先描寫其元音系統，其次通過與藏文形式的比較，探討其咽化元音的來源。最後跟其他維西塔城小組的土話對比，探討土話之間的對應。

2. 勻洛話元音系統的描寫

本節主要描寫勻洛話的元音系統。³

¹ “咽化”又稱“咽頭化”，與英文之 pharyngealised 對應（參考 Evans 2006a, 2006b）。與“喉化 (glottalised)”有一定的語音學上之差異。本文統一使用“咽化”。

² 該漢字名稱源於藏文 zhol lam (Wylie 轉寫；詞義為“下面之路”) 的音寫。

³ 本文標音以國際音標為主，為了確保嚴密性，有時特意地使用中式音標（參考朱曉農 2010），並在缺乏合適音標時另行創制音標。以下簡介勻洛話的輔音系統和聲調：

• 輔音

以下輔音都能成為聲母。聲母主要構成是單輔音、二合複輔音（含鼻冠音或前送氣音加基本輔音，或基本輔音加介音）、及三合複輔音（含鼻冠音或前送氣音加基本輔音加介音）。出現為韻尾的輔音有限，只有 /ʔ, ŋ, w, j/ 和其二合複輔音 /wʔ, jʔ, jŋ/。

塞音	送氣	p ^h	t ^h			k ^h	
	不送氣	p	t	t̚		k	ʔ
濁音	濁音	b	d	d̚		g	
	送氣		ts ^h	t͡s ^h	t͡ɕ ^h		
塞擦音	不送氣		ts	t͡s	t͡ɕ		
	濁音		dz	d͡z	d͡ʑ		
擦音	送氣		s ^h	ʃ ^h	ç ^h	x ^h	
	不送氣		s	ʃ	ç	x	h
	濁音		z	ʒ	ʑ	ɣ	ɦ

首先，提供元音發音位置一覽表：

〈表 1〉勻洛話元音系統

i	ɯ	u	輔音性元音 ɣ, ɤ, ɾ
e	ə	o	
ɛ	ɜ	ɔ	
a	A	ɑ	

各元音有長短、非鼻化與鼻化、非咽化與咽化之別。另外，有一個兒化（捲舌化⁴）元音 /ə/。/ə/ 和輔音性元音 /ɤ, ɾ/ 屬罕見。⁵ 元音音質對咽化元音的出現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非咽化元音的突出語音特徵如下：

/i/：聲母為舌尖音和舌面前音時念 [i]，其他念 [i]。

/A/：舌面位置在 [a] 與 [ɑ] 的中間或更加靠後，舌面比 [ɐ] 低。⁶

/ə/：聲母為舌尖音時念 [ɿ]，捲舌音時念 [ʅ]，其他念 [ə]。

鼻音	濁音	m	n		ɳ	ŋ	
	清音	m̥	n̥		ɳ̥	ŋ̥	
邊音	濁音		l	ɭ			
	清音		l̥				
半元音	濁音	w			j		

• 聲調

調類有四個，即高平、上升、升降（中平）、下降。聲調範域一般不是音節而是詞，但是一個音節能承擔個別的聲調，一些單詞每音節有獨立聲調。本文採用的聲調描寫方法如下：

調類	單音節詞	雙音節詞
ˉ：高平	S ^[55]	S ^[55] S ^[55]
ˊ：上升	S ^[24/35]	S ^[24] S ^[55] / S ^[22] S ^[35]
ˋ：升降/中平	S ^[231/22]	S ^[24] S ^[53]
ˋˊ：下降	S ^[53]	S ^[55] S ^[53] / S ^[53] S ^[22]

聲調記號放在各個單詞或音節之前。

輔音及聲調系統與維西藏語永春話大致相似 (Suzuki & Tshering mTshomo 2009:522-523)。

⁴ 在實際發音上，“兒化”這一詞多義，因此需注明其發音方法。參考黑澤直道 (2001)、Ladefoged (2006:224-226) 等。

⁵ /ɾ/ 僅存於一個單詞中，且只有中老年人發此音。該單詞在年輕人的口語裡被漢語借詞取代，因此其音素已不存在。

⁶ 與維西漢語的 /A/（參考吳成虎 2007:5）比較，勻洛話 /A/ 的舌面位置稍靠後，兩者發音上依然有區別。

/ɜ/：舌面位置在 [ɜ]，或在 [ɜ] 與 [ɐ] 的中間甚至更加靠前。

/y/：主要發音位置在上齒和下唇之間，舌面位置、唇形相當於 [ʏ]。⁷

聲母爲鼻音時可念 [ɲ]。

/ɥ/：主要發音位置在上齒和下唇之間，舌面位置、唇形相當於 [ʏ]。

/ɾ/：主要發音靠舌尖的顫動產生。

咽化元音以 ^h 表示。咽化元音的語音特點主要表現爲舌根靠近於咽壁。除此之外，若有對應的非咽化元音，其舌面位置就由於咽化之伴隨特徵比對應的非咽化音略有變化，如：

/e^h, ɛ^h, o^h, ɜ^h/：舌面位置靠前且降低一些，各發音以 [e^h, ɛ^h, ɔ^h, ɐ^h] 爲代表。

/a^h, ɑ^h, ɔ^h/：舌面位置較穩定，但舌根更緊張，有時在小舌、會厭等處也會產生微弱摩擦。

總之，元音之咽化大致僅來自於咽、小舌、會厭（被動發音器官）與舌根（主動發音器官）的發音部位，而與舌尖、舌面等其他部位無關。

非咽化元音與咽化元音出現情況不同，有以下關係：

〈表 2〉勻洛話非咽化/咽化元音出現情況

	i	e	ɛ	a	A	ɑ	ɔ
非咽化	可	可	可	可[少]	可	可	可
咽化	無	可	可	可	無	可	可[少]
	o	u	ʊ	ə	ɵ	ɜ	
非咽化	可	可	可	可	可	可[少]	
咽化	可[少]	無	無	可[少]	無	可	
	ʏ	ɥ	ɾ				
非咽化	可	可[少]	可[少]				
咽化	無	無	無				

⁷ 年輕人口音的 /y/ 在語音上與壯年人有差別，其舌面位置、唇形相當於具有圓唇性的 [ʊ]，而上齒和下唇之間產生的摩擦較弱。

由以上說明可見，所有元音音素皆有非咽化的表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a/ 與 /ɜ/ 為非咽化的例子很少，這兩個元音一般表現為咽化元音。在一些詞中，由於發音人的世代差異，元音在咽化與非咽化之間能交替，或者可以說本來的咽化元音合流為非咽化元音。反過來說，八個元音缺咽化對應，這些元音發音方法各式各樣，依據其共時狀態無法說明咽化不存在的統一理由。

從韻母系統的角度來講，元音與韻尾的關係非常密切。勻洛話韻尾發音不穩定，喉塞音韻尾 /ŋ/ 常常在引起元音延長的同時其本身脫落，⁸ 軟顎鼻音韻尾 /ŋ/ 在很多詞中引起元音的鼻化並使其弱化或脫落。在記錄詞彙時，採用了以實際發音為主的寫法。⁹

下面說明各元音的例詞：

	非咽化	咽化
/i/	ʈp ^{hi} / “一半” <i>phyed</i> ¹⁰	無
/e/	ʈk ^{he} / “針” <i>khab</i>	ʈk ^{he} / “下（仔）” <i>'khrung</i>
/ɛ/	ʈsej/ “金子” <i>gser</i>	ʈse:/ ([ʈse:/]) “布” <i>ras</i>
/a/	ʈxa k ^{ha} / “烏鴉”	ʈk ^{ha} / “老鷹” <i>khra</i>
/A/	ʈk ^{hA} / “嘴巴” <i>kha</i>	無
/ɑ/	ʈk ^{hɑ} / “雪” <i>kha ba</i>	ʈt ^ɑ / “森林” <i>thang ri</i>
/ɔ/	ʈk ^{hɔ} : kwA/ “籬笆”	ʈd ^ɔ / “難” <i>sdug po</i>
/o/	ʈp ^{ho} / “樹” <i>phung</i>	ʈp ^{ho} / “搶走” <i>'phrog</i>
/u/	ʈp ^{hu} [u/ “木碗” <i>phor ba</i>	無
/ʊ/	ʈp ^{hu} / “剝” <i>phud</i>	無
/ə/	ʈzə p ^{hej} / “後年” <i>gzhis phod</i>	無
/ə/	ʈzə le:/ “前年” <i>gzhes ?</i>	ʈse:/ ([ʈse:/]) “行” <i>red</i>
/ɜ/	ʈzɜ/ “四” <i>bzhi</i>	ʈse:/ ([ʈse:/]) “[ɜ]” <i>ri</i>
/ɤ/	ʈgɤ/ “頭” <i>mgo</i>	無

⁸ 韻尾的發音有世代差異，老年人的口語裡面喉塞音韻尾比較明顯，年輕人的口語則脫落的例子多一些。在主要發音合作人的口音中，這兩個發音方法往往混合，可能反映著語音演變（有韻尾變成無韻尾）的進行過程。

⁹ 特別是有關軟顎鼻音韻尾和鼻化元音的寫法有如下三種（以元音 /a/ 為例）：

/aŋ/：一般帶軟顎鼻音韻尾的發音

/ãŋ/：此發音介於帶軟顎鼻音韻尾和不帶軟顎鼻音韻尾的鼻化元音之間

/ä/：不帶軟顎鼻音韻尾，只有鼻化元音的發音

¹⁰ 為便參考，各個例子若有對應的藏文形式就附上。藏文的轉寫方法以 Wylie 方式為準。

/ɤ/	/ʕɤɣ/ “鳥” <i>bye'u</i>	無
/ɾ/	/ɿpɾ/ “獅子”	無

相對來說，勻洛話元音系統較複雜，目前並不能指出最小對立的例子也多。因此，筆者提到以下語音方面的特點：

- /ə/-/ɜ/：這一對只在咽化元音構成最小對立，而且在非咽化元音 /ɜ/ 時不能發為 [ə]，因此能視這兩者為兩個音素。
- /ɤ/-/ɤ̣/：目前具有 [ɤ̣] 的例子極少，只在年輕人的發音裡發現一對如 /ʕɤ̣ ma/ “沙子” *bye ma*：/ʕɤ̣ɣ/ “鳥” *bye'u*，因此能視這兩者為兩個音素。

由於收集的詞彙有限，目前還沒有發現咽化與非咽化之間完善的最小對立。雖然如此，除了年輕人的發音之外，咽化元音與非咽化元音語音上有嚴格的區別，兩者不得相混。此外，在上文提及的咽化元音之中，長音¹¹ 具有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即其有元音越長咽化越強的語音特徵，舌根在長元音的發音後期更加靠近咽壁。但是先行於咽化元音的聲母為 /ɦ/ 時，其發音如以上說明所示，咽化特徵表現為聲母開始發音舌根就會接近咽壁，聲母同時也展現咽化的特點或成為咽頭壁擦音 [ɣ]。¹²

兒化元音以明確的捲舌位置發音，為數極少，其例詞如下：

/ə/	/ʔpə:/ “文字” <i>bri</i>
-----	------------------------

兒化元音不兼鼻化與咽化，並不帶韻尾。兒化元音與咽化元音在 /ʔpə:/ “文字” *bri* 和 /naʔ pə̣/ “雲” *nag sprin* 的第二音節之間成為最小對立。

3. 咽化元音探源

本節的目的是通過與藏文形式¹³ 的比較探討咽化元音的來源。

¹¹ 咽化元音本身雖然幾乎不形成只取決於長短的最小對立，但是其語音特點上長短區別非常明顯。咽化元音長短的最小對立有：/kʰaː/ “老鷹” 和 /kʰaː̣/ “血”。

¹² 在聲母為 /ɦ/ 的例詞裡，年輕人的口音也充分保留著咽化元音的語音特徵。如果其他聲母不能帶咽化元音，我們就可以提出以下分析：在該輔音系統裡加 /ɣ/，且元音系統只有非咽化元音。

¹³ 藏文表示以一定的古藏語語音為前提，其詳細語音參見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4:379-390)。

3.1 咽化元音的來源¹⁴

首先探討聲母爲 /ɣ/ 的咽化元音的來源。具體例子如下：

勻洛話	詞義	對應藏文
/ʰɛ̃ː/	布	<i>ras</i>
/ʰãː/	山羊	<i>ra</i>
/ʰãːj tɕʰiː/	骨頭	<i>rus</i> ʔ ¹⁵
/ʰõː pɣ/	朋友	<i>rogs po</i>
/ʰə̃ː/	行	<i>red</i>
/ʰɜ̃ː/	山	<i>ri</i>

由此可見，聲母爲 /ɣ/ 的咽化元音主要與藏文 *r* 聲母對應，能視之爲其來源。另外，以下例詞還具有雲南藏語的特徵：

勻洛話	詞義	對應藏文
/ʰwə̃ː/	犄角	<i>rwa</i> ¹⁶

該藏文詞 *r* 爲基本聲母，*w* 爲下加字。下加字 *w* 在口語中出現爲 /w/ 這一現象是雲南藏語大部分土話共同的突出特點，在其餘地方的藏語土話裡極爲罕見。¹⁷

從這個觀點來看，勻洛話的咽化元音也與藏文聲母中 *r* 爲下加字（即介音）的一些例子對應：

勻洛話	詞義	對應藏文
/nãː pə̃ː/	雲	<i>nag sprin</i>
/ŋgɣ̃ː ʰkãː/	頭髮	<i>mgo skra</i>
/ʰpãː/	額頭	<i>dpral</i>

¹⁴ 本節部分內容取自筆者 2009 年發表之會議論文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 initial in Gagatang Tibetan (Weixi, Yunnan)”（第 42 屆國際漢藏語言學研討會，泰國清邁，2009/11/2-4）。

¹⁵ “骨頭”有一個變體，即 /ʰãːj tʰɣː/。兩者第二音節皆來源不明。但是與其他雲南藏語土話中發現的 /rə̃ː tʰɣː/ 等口語形式有關。

¹⁶ 該形式表現爲鼻化且咽化元音，是兼鼻化與咽化的一個例詞。但是其鼻化來源不明。

¹⁷ 參考張濟川 (1993:301, 2009:311-312)。但是張濟川 (1993:301, 2009:312)、《中甸縣志》(1997:147) 等文獻均把該 /w/ 視爲複元音的第一要素 /u/。

/k ^h a˥˥/	血	<i>khrag</i>
/k ^h a˥/	老鷹	<i>khra</i>
/ba˥j naŋ/	蒼蠅	<i>sbrang nag</i>
/kwe˥ mā/	螞蟻	<i>grog ma</i>
/mbe˥˥/	水稻	<i>'bras</i>
/kɜ˥˥/	小刀	<i>gri</i>
/p ^h a˥ ne˥/	細	<i>phra</i>
/hka˥˥/	害怕	<i>skrag</i>
/mp ^h o˥˥/	搶走	<i>'phrog</i>

另一方面，在這種對應中勻洛話的不少例子不帶咽化元音，但其大部分受到元音性質的限制，如：

勻洛話	詞義	對應藏文
/b̥a˥/	蛇	<i>sbrul</i>
/mbɔ ɣɔ/	龍	<i>'brug</i>
/hpy˥/	猴子	<i>sprel</i>
/mb̥a˥/	穀子	<i>'bru</i>
/h̥k ^h a˥/	洗	<i>'khru</i>
/ŋgy˥/	走	<i>'gro</i>

再一方面，藏文聲母爲 *dr* 時，勻洛話中不帶咽化元音，而表現爲捲舌塞音聲母，¹⁸ 如：

勻洛話	詞義	對應藏文
/tɕwʔ/	六	<i>drug</i> ¹⁹
/tɕy˥/	驢	<i>drel</i> ²⁰
/h̥tɕ mā/	白米	<i>drus ma</i>

¹⁸ 勻洛話有捲舌塞音和捲舌擦音之間的對立，兩者的發音有很明顯的區別，而且捲舌塞音聲母在年輕人的發音裡已經跟舌尖塞音合流（但“鬼”爲 /ʔd̥ɕ˥/），世代之間的差異很大。

¹⁹ 從聲調對應的角度來講，該例詞在口音和藏文之間不完全對應。該藏文形式一般與低聲調對應。但是雲南地區的很多土話有高聲調的“六”詞。參見 Suzuki (2009b:88)。

²⁰ 與上面的“六”一樣，有聲調對應方面的問題。

/ʰd̥ə:/	鬼	'dre
/ʰd̥A/	象	'dra

與此相反，藏文上加字（前置輔音）和韻尾的 *r* 與咽化元音不對應，如：

勻洛話	詞義	對應藏文
/ʰnaj̥ t̥sə/	耳朵	<i>rna mchog</i>
/n̥iŋ̥ bA/	古老	<i>rnying ba</i>
/ʰkje: t̥mA/	星星	<i>skar ma</i>
/ʰsej̥/	金子	<i>gser</i>

由以上說明可見，咽化元音的來源跟藏文聲母中基本聲母和介音中的 *r* 有關。反過來說，在對應的藏文形式中沒有 *r* 聲母的，或者對應藏文不明確的勻洛話咽化元音也不少，如：

勻洛話	詞義	對應藏文
/ʰtsʰḁ:/	乾旱	<i>tsha po</i>
/ʰt̥ʰḁ:/	塵土	?
/ʰA z̥ə:/	奶奶	?
/ʰA fi̥ə:/	哥哥	<i>a bo</i>
/ʰp̥ḁ:/	牲畜	?
/ʰd̥s̥ ʰd̥a:/	豆	?
/ʰswḁ:/	鐮刀	<i>zo wa</i>
/ʰz̥ə: t̥sə/	樣子	?
/ʰt̥s̥ ʰk̥A/	近	<i>rtsad kha</i>
/ʰd̥ə:/	難	<i>sdug po</i>
/ʰfi̥ḁ ʰgo:/	等待	<i>sgug</i>
/ʰxḁ:/	撕	<i>dbral</i> ²¹
/ʰfi̥ḁ ʰy/	醉	ʔ ²²

²¹ 該詞應該與藏文 *dbral* “撕”有關，但是語音對應不完整。發音上可能與建塘話（屬於香格里拉次方言建塘小組）中的 /ʰre:/ “撕”這一形式更接近。

²² 該詞應該與燕門斯嘎話（屬於得榮德欽次方言雲嶺山脈西部小組）中的 /ʰra rwo/ “醉”有關。

以上例詞中有長元音的讀音，比如 /^ʈdɔː/ “難”，往往實現為 [^ʈdɔ ɛɔ, ^ʈdɔ ɣɔ] 等雙音節詞，而且該詞的藏文對應為雙音節的 *sdug po*，可以推定產生咽化元音的原因為雙音節詞的單音節化。與這個現象有關的例子是 /^ʙbɔ ɣɔ/ “龍”，其藏文形式為 *'brug*，具有帶 *r* 的聲母，但其口音一般為不帶咽化元音的雙音節 [^ʙbɔ ɣɔ]，在一部分表現形式裡體現為 [^ʙbɔ:] 的單音節詞。²³ 其實，老年人的口音裡被允許有 [^ʙbɔ ɛɔ, ^ʙbɔː] 的發音，即保持著咽化元音等相關發音現象，因此可以把“龍”描寫成 /^ʙbɔː/。²⁴ 此外，更有趣的例詞如：

勻洛話	詞義	對應藏文
/ʔāː/	今天	<i>de ring</i>
/ʔhāː/	遠	<i>thag ring</i>

以上兩個例詞呈現雙音節詞的單音節化，而且維持本來的第二音節的鼻音要素為鼻化元音。且 /ʔhāː/ “森林”這一詞有一個雙音節的形態 /ʔhɔŋ ɦɜː/，可能與藏文 *thang ri*（涵義為“平原上有危險的地方”）對應，²⁵ 也是個雙音節詞單音節化的例子。在這些例詞裡，產生咽化元音的來歷緣於單音節化或第二音節的聲母 *r*，這種情況無法確切地斷定其由來為哪種。

從目前的例詞來講，咽化元音有以上提及的兩種來源，即源於作為聲母中基本輔音與下加字（介音）的藏文 *r*，以及雙音節的單音節化，其中 /eː/ 來源於前者，/aː/ 來源於後者，其餘均有兩種來源。²⁶

3.2 勻洛話的韻母發展概況

其次，筆者提供簡單的勻洛話韻母和藏文的對應，證實其他韻母的發展方向和發生咽化元音的環境。以下分為藏文的開音節韻母、帶鼻音韻尾的韻母、帶非鼻音韻尾的韻母等三種。

²³ 比如：/^ʙbɔː lu ʰkaː/ “雷” *'brug glog sgra*。

²⁴ 然而，/ʔpɔ ɣɔ/ “公豬”（來源不明）等詞與“龍”、“難”的例子不一樣，只有雙音節的形式。

²⁵ 該詞應該與格咱浪都話（方言所屬待定，分布在香格里拉縣格咱鄉東部）中的 /ʔhō rə/ “森林”有關。

²⁶ 但是依年輕人的口音，/ɔː/ 只出現於雙音節單音節化來源的詞裡。

開音節韻母

開音節韻母的所有元音發音與藏文不同，主要對應關係如下：

〈表 3〉藏文開音節韻母之勻洛話對應形式

藏文	勻洛話（表示爲：聲母不含 r；聲母含 r）		
a	/A/；/a ^ɿ /	/ʔk ^h A/ “嘴巴” <i>kha</i>	/ʔk ^h a ^ɿ / “老鷹” <i>khra</i>
i	/ə/；/ɜ ^ɿ /	/ʔmə/ “人” <i>mi</i>	/ʔfɜ ^ɿ / “山” <i>ri</i>
u	/ʊ/；/u/	/ʔʂ ^h ʊ/ “水” <i>chu</i>	/ʔ ^h k ^h ʊ/ “洗” <i>'khru</i>
e	/i/；/ə/	/ʔni/ “火” <i>me</i>	/ʔdɛ/ “鬼” <i>'dre</i>
o	/ʏ/；/y/	/ʔgʏ/ “頭” <i>mgo</i>	/ʔgʏ/ “走” <i>'gro</i>

帶鼻音韻尾的韻母

帶鼻音韻尾的韻母一般分爲兩種：帶軟顎鼻音的韻母與不帶韻尾的鼻化元音。但是很多帶軟顎鼻音韻母的例子表現出其韻尾的脫落而變成鼻化元音的趨向。以下說明藏文帶鼻音韻尾的韻母（限爲聲母中不含 r）與勻洛話的主要對應關係。²⁷ 具體例子一律省略。

〈表 4〉藏文帶鼻音韻尾韻母之勻洛話對應形式

	-ng	-n	-m
a	/ɔŋ, aŋ/	/ɛ̃j/	/ɔŋ/
i	/ɛ̃j, i/	/ɛ̃/	/i/
u	/ɔŋ/	/ɛ̃/	/oŋ/
e	?	/ɛ̃j/	/ɛ̃/
o	/oŋ/	/ɛ̃, oŋ/	/oŋ/

目前所發現的聲母中含 r 的組合不夠，列舉如下：

²⁷ 帶鼻音韻尾的元音一律省略鼻化記號。藏文有 s 爲複韻尾第二要素的組合，但目前該 s 之有無對韻母形成的影響不明，因此，以下的例子一律不分單韻尾和複韻尾。

藏文	對應形式
ang	/a ^ɛ j/
ung	/e ^ɛ /
in	/ə ^ɛ /

因為例子極少的緣故，我們無法確定以上的對應關係是否具有標準性，但是可以說明藏文聲母中含 r 且帶鼻音韻尾的例子在勻洛話中表現為韻尾的脫落。

帶非鼻音韻尾的韻母

帶非鼻音韻尾的韻母一般分為兩種：帶喉塞音的韻母與不帶韻尾的長元音。但是一部分帶喉塞音韻母的例子表現出脫落其韻尾而變成長元音的趨向。以下說明藏文帶非鼻音韻尾的韻母（僅限為聲母中不含 r）與勻洛話的主要對應關係。

〈表 5〉藏文帶非鼻音韻尾韻母之勻洛話對應形式

	-g	-d	-b	-s	-r	-l
a	/aʔ/	/i:/	/a:/	/e:/	/ej, Aj/	?
i	/ej, ə:/	/ə:/	?	/ə:/	?	/i:/
u	/ɔʔ/	/ʉ:/	?	/u:/	?	/y:/, ʉ:/
e	?	/y, e/	/ej/	/i, ə/	/ej, ej/	?
o	/oʔ, u:/	/i, ʉ:/	/e:/	/ʉ:/	/ʉ:/	/ʉ:/

目前所發現的聲母中含 r 的組合不夠，列舉如下：

藏文	對應形式
ag	/a ^ɛ ɿ, a ^ɛ ʔ/
ug	/ɔwʔ, ɔ ^ɛ ɿ, ɔ yɔ/
og	/o ^ɛ ɿ, we ^ɛ /
ad	/a ^ɛ ɿ/
id	/ajʔ/
ed	/ə ^ɛ ɿ/
as	/e ^ɛ ɿ/
us	/a ^ɛ j, ə/

al	/a ^ɛ ː, a ^ɛ ʔ/
ul	/ʌː/
el	/ɤː/
ol	/ɯ/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藏文 ag 韻母的發展方向，聲母不帶 r 的例子與含後部元音 /a/ 的（比如：/p^haʔ/ “豬” *phag*）相對應，聲母帶 r 的例子則與含前部元音 /a^ɛ/ 的（比如：/k^ha^ɛʔ/ “血” *khraḡ*）相對應，即聲母 r 的有無會影響元音的演變。²⁸ 其他，特殊韻母 /ɤ/ 出現極少，其來源之一為藏文 e'u 韻母，如 /ɕɤʔ/ “鳥” *bye'u*。/ɤ/ 只有在一個單詞裡出現，而且有非藏語來源。

依據以上對語音發展的整理，缺咽化對應的元音中，/i, A, u/ 因其語音演變上的出現環境沒產生咽化；/ə, ɤ, ɤ/ 因例詞極少的原因無法決定缺咽化的原因；/ʌ, ɯ/ 雖有使其產生咽化的環境，但從來沒發現其咽化對應，換言之，這兩個元音由於語音本身的問題不能產生咽化。但是這兩者受咽化而出現限制之語音學方面的根據不明，還待研究。

4. 有關咽化元音的語音現象與語音演變類型²⁹

4.1 與勻洛話咽化元音對應的維西塔城小組土話中的現象

上文討論的咽化元音這一個現象在藏語方言中是獨一無二的。³⁰ 本節將對勻洛話咽化元音和其他維西塔城小組土話的例子進行對比，進一步了解這個語音特徵。

²⁸ 參考：不帶韻尾的 a# 在勻洛話中與另外一種 /A/ 對應，例如 /k^hA/ “嘴” *kha*。

²⁹ 本節內容以筆者 2009 年發表之會議論文“追尋消失的 r 介音——雲南藏語土話中的語音演變是否有納西語的影響”（2009 南開·語言接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天津，2009/06/20-22）為基礎，再加上勻洛話的資料而成。

³⁰ 瞿霽堂 (1991)、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江荻 (2002)、Tournadre (2005)、張濟川 (2009) 等提到許多藏語土話的文獻裡面沒有關於咽化元音的記載。而且這幾年首次提出描寫之藏語土話也沒有咽化元音（周毛草 2003, Sun 2003a, 2006, 2007, 孫天心 2003b, Huber 2005, Bartee 2007, 意西微薩·阿錯 2008, Suzuki & Tshering mTshomo 2009, 以及 Suzuki 2009 中提到的筆者調查之所有土話）。根據 Zhang (1996:122)，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普查時，調查過稱“臘普（拉普）”的藏語土話。目前臘普這一名稱不是鄉鎮名，而殘存下來成為了流經維西塔城鎮的河流名，從而我們也可以理解這一名稱所指的是塔城（該地名之線索詳見吳光范 2009:244-245, 505-507）。該土話應該屬於維西塔城小組，但是前人研究中沒有特別注意到該土話的討論。

筆者在此使用維西塔城小組中之永春 (Melung) 話、³¹ 塔城 (mThachu) 話、³² 以及大安 (Daan) 話³³ 的資料，首先介紹與勻洛話咽化元音的主要來由相對應的，即與藏文聲母中 *r* 為基本聲母和下加字（介音）相對應的一些例詞。

〈表 6〉勻洛話咽化元音與維西塔城小組中的對應

詞義	藏文	勻洛話	永春話	塔城話	大安話
山	<i>ri</i>	ʰɿʰ:	ʰə	ʰhə	-----
布	<i>ras</i>	ʰɿɛ:	ʰhɛ:	ʰhɛ: ³⁴	ʰre:
山羊	<i>ra</i>	ʰɦa:	ʰra	ʰɦɐ: ³⁵	ʰrja
犄角	<i>rwa</i>	ʰwə	-----	ʰwa: ³⁶	ʰrwə rwə
血	<i>khrag</i>	ʰkʰa:	ʰtɕʰa: ³⁷	ʰkʰa?	ʰkʰa:
頭髮	<i>skra</i>	ʰgɿʰka ³⁸	ʰka	ʰka	ʰka
小刀	<i>gri</i>	ʰkɜ:	ʰkə	ʰkə tɕa: ³⁹	ʰgə ʰdʒɔ̃ ⁴⁰
雲	<i>sprin</i>	ʰna? pə ⁴¹	ʰpə	ʰpə	-----
蒼蠅	<i>sbrang nag</i>	ʰbaʰj naŋ	ʰbə na?	ʰbe na?	ʰyũ: ⁴²

與勻洛話咽化元音對應的其他土話之現象整理如下：

- 藏文聲母中的 *r* 導致元音的兒化。
- 與藏文聲母中的 *r* 對應的要素發生了其語音的脫落。

³¹ 分布在迪慶州維西縣保和鎮和永春鄉的土話。參考 Suzuki & Tshering mTshomo (2009)。

³² 分布在迪慶州維西縣塔城鎮西南部的土話。本文的語音資料以柯那村話為主。此外，塔城鎮內之其宗村與巴珠村有另外的土話，是個屬於香格里拉次方言雲嶺山脈東部小組的藏話。本文的“塔城話”中沒有包含。

³³ 分布在麗江市永勝縣大安鄉的土話。參考鈴木博之 (2009c)。

³⁴ 張濟川 (2009:312) 提供的拉普話形式為 /hɛr/。

³⁵ 張濟川 (2009:312) 提供的拉普話形式為 /ɦar/。

³⁶ 張濟川 (2009:312) 提供的拉普話形式為 /war/。

³⁷ 該形式應該是借詞，由地理分布和語音對應來判斷，可能來源於其宗話或者巴珠話。

³⁸ 該形式對應於藏文 *mgo skra*。

³⁹ 該形式對應於藏文 *gri chung*。

⁴⁰ 該形式對應於藏文 *gri chung*。

⁴¹ 該形式對應於藏文 *nag sprin*。

⁴² 該形式對應於藏文 *sbrang*。大安話還有一個與藏文 *sbrang* 對應的詞，是 /ʰbɔ:/ “蜜蜂”，即呈現藏文聲母中 *r* 介音脫落的形式。目前這兩者共存的原因還不清楚，但是“蒼蠅”和“蜜蜂”在藏文中含同樣的詞幹 *sbrang*，有可能產生由口音發展的差異區別其詞義的情況。

另外，勻洛話的兒化元音也來源於藏文聲母中的介音 *r*，即 /*ʔpə*/ “文字” 應該與藏文 *bri* 對應，/*ʔpə pə ʔbe*/ “寫” 應該與藏文 *bri bri byed*⁴³ 對應。這個音變與永春話和塔城話中出現的情況一樣，但勻洛話中兒化元音發現得極少，判斷為例外演變。但是該現象意味著咽化和兒化不是在不同土話中的獨立語音演變，而是一個音變過程中的不同變化方向。

有關藏文 *r* 聲母的其他例子情況如下：

〈表 7〉勻洛話藏文 *r* 聲母其他對應與維西塔城小組中的對應

詞義	藏文	勻洛話	永春話	塔城話	大安話
龍	<i>'brug</i>	<i>ʔmbɔ ɣɔ</i>	<i>ʔmɔʔ</i>	<i>ʔmbɔʔ</i>	<i>ʔɣwə</i>
猴子	<i>sprel</i>	<i>ʔhpy:</i>	<i>ʔpu:</i> ⁴⁴	<i>ʔhpu:</i> ⁴⁵	<i>ʔxõ jã</i> ⁴⁶
蛇	<i>sbrul</i>	<i>ʔʰbɬ:</i>	<i>ʔʰbɬ:</i>	<i>ʔʰbɬ:</i>	<i>ʔʰvu:</i>
六	<i>drug</i>	<i>ʔɬwʔ</i>	<i>ʔɬʔ</i>	<i>ʔɬʔ</i>	<i>ʔtu:</i>
驢	<i>drel</i>	<i>ʔɬy:</i>	<i>ʔtu:</i> ⁴⁷	<i>ʔtɬ:</i> ⁴⁸	<i>ʔtu:</i>

除了大安話中與藏文雙唇音對應的口語會出現為軟顎音⁴⁹ 之外，這些土話之間語音演變方向很相似。對與藏文 *dr* 為聲母對應的例子，年輕的勻洛話使用者均發音為 /*t*/ 等舌尖音，與大安話相近。⁵⁰

另一方面，在有土話特色的詞彙中發現了勻洛話中不來源於藏文聲母 *r* 的咽化元音，其形式與其他維西塔城小組土話不大一致。因此，不再贅述。

總之，勻洛話的咽化元音與維西塔城小組土話的兒化元音或普通元音相對應，並且來源於藏文基本聲母 *r* 的詞彙中的一部分在維西塔城小組土話中保持捲舌音 /*r*/。

⁴³ 但是這種表現在藏文書面語裡沒有發現。勻洛話的不少動詞有該結構，即詞幹重疊而加 /*ʔbe*/ 或 /*ʔbi*/ “做”，是一種土話特徵。

⁴⁴ 該形式對應於藏文 *spre'u*。

⁴⁵ 還有一個形式，即 /*ʔhpu lɬ*/，其第二音節對應不清。

⁴⁶ 該形式的第二音節對應不清。

⁴⁷ 該形式的詞義為“騾馬”。

⁴⁸ 該形式的詞義為“騾馬”。

⁴⁹ 大安話的詳細語音對應請參見鈴木博之 (2009c)。

⁵⁰ 維西塔城小組之外的香格里拉次方言中，一般藏文帶下加字 *r* 的聲母與舌面前音對應，但是只有 *dr* 組合與捲舌音對應。藏文 *dr* 組合的不同演變這一情況與維西塔城小組土話的例子相同。

4.2 聲母 r 影響韻母的發展類型：通過與納西語的對比

前文的分析結果指出在藏語方言研究裡非常特殊的語音演變，而且是只有在維西塔城土話小組裡面才發生的現象。這些音變特點就是維西塔城土話小組的明確特徵，成為一個從香格里拉次方言中劃出獨立小組的有力根據。⁵¹

從藏語語音演變的類型來講，這種語音演變不應該是在藏語裡面自然發展形成的，可能是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而產生的現象。維西塔城土話小組分布的地方本來就是多民族聚集地區，因此，我們很容易地聯想到會對該小組帶來影響的語言之存在，如納西語、白語、傈僳語、雲南漢語等。其中，納西語有著跟藏文與維西塔城土話小組之間的對應關係酷似的例子，表現在納西語與原始彝緬語構擬之間。⁵² 具體例詞如下：⁵³

〈表 8〉納西語土話與原始彝緬語構擬的語音對應

詞義	大研	青龍	啓別	東壩	原始彝緬語構擬
白	p ^h ə ^{v21}	p ^h ər ³¹	p ^h ə ^{v21}	p ^h ə ^{ɿ11}	*plu
寫	pə ^{v55}	pər ⁵⁵	pə ^{v55}	pə ^{ɿ55}	*b-ris
膿	m ^h bə ^{v21}	m ^h bər ³¹	m ^h bə ^{v21}	-----	*m-blen

簡單地講，原始彝緬語中的介音 *r 和 *l 會與納西語中的軟顎化元音、咽化元音或者兒化元音對應。然而，納西語中出現了描寫研究上的問題，前人在納西語西部方言的研究中所認定的兒化元音，與筆者親自調查的納西語⁵⁴ 中的軟顎化或者軟顎化兼咽化元音相對應。⁵⁵ 黑澤 (2001) 首次指出了此問題，⁵⁶ 明確地說

⁵¹ 詳細討論參見鈴木博之 (2008)、Suzuki & Tshering mTshomo (2009)。藏文介音 r 在口語中的系統脫落不出現在維西塔城土話小組之外的香格里拉次方言土話裡（參見陸紹尊 1990、Hongladarom 1996 等）。

⁵² 納西語有語屬問題，從前有彝緬語支說，但目前 Michaud (2008:160) 不支持其假說，而說系屬待定。

⁵³ 大研話、啓別話和東壩話源於筆者的調查記錄，青龍話形式摘自和即仁、姜竹儀 (1985)，原始彝緬語構擬參考 Matisoff (2003)。

⁵⁴ 包含麗江大研話（大研方言群）、維西橋頭話（麗江壩方言群）、維西啓別話（麗江壩方言群）、及香格里拉東壩話（白地方言群）。

⁵⁵ 特別是白地方言群的東壩話對“兒化元音”實現為明顯的咽化特徵。

然而，實際上有一些納西語土話“兒化元音”實現為明確的捲舌化元音（與 Alexis Michaud 的個人交流 2009）。

⁵⁶ 但是黑澤直道 (2001) 指出的主要問題是鬆緊元音的爭論。

明了納西語的所謂“兒化元音”的音質。在此暫時不談納西語各種土話中的詳細語音特點，⁵⁷ 但是其事實意味著：

- 兒化元音與在舌面後部至舌根發音的軟顎化、咽化元音有關。⁵⁸
- 原始語中的介音 *r 和 *l 能影響元音的發展。

由此可見，該語音演變在納西語與藏語維西塔城土話之間呈現平行的方向。此外，納西語大研方言、麗江壩方言群和白地方言群的各個土話都有前文提出的語音對應關係，能看作是納西語裡的共同創新。目前，關於納西語與藏語的語言關係，還沒有出現以確實根據為基礎的研究和討論，但是本文指出的藏語維西塔城土話小組的現象是藏語方言中罕見的例證。這一事實可以判斷，維西塔城小組的語音演變現象產生在原始納西語語音演變之後，是藏語方言中目前惟一受到納西語影響而形成的獨特音變。因此，該音變要素能成為這兩種語言互相影響而發展的一個重要證據。

5. 結語

本文描寫嘎嘎塘藏語勻洛話的元音系統，特別關注咽化元音而對其進行分析。其次，通過與藏文的對比，指出咽化元音的兩種來源，其一是藏文基本聲母與下加字（介音）r 影響韻母而發展成咽化元音、其二是雙音節詞的單音節化。最後，對嘎嘎塘藏語的咽化元音與對應的其他維西塔城小組土話的現象進行對比，發現咽化元音和兒化（捲舌化）元音有共同的來源，而且該小組中土話共有藏文下加字 r 呈現咽化、兒化、以及脫落的趨向。另外，這個語音演變方向與納西語語音演變有相通之處。

通過勻洛話元音系統的描寫研究，筆者特別指出了幾個在藏語方言研究上首次發現、且在藏語語音發展類型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語言特徵：

⁵⁷ 筆者要提一個藏語塔城話發音合作人的意見。該名發音合作人之母語為藏、納西雙語，據其表示，塔城藏語柯那話與納西語啓別話分別有 [ə] 和 [əʷ] 的發音，若要說本地口音，兩者就不得相混，應說清楚。這種現象意味著這兩種發音在母語者的意識裡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必須觀察這兩個發音之間的差異而明確記錄之。

⁵⁸ 該事實與 Ladefoged (2006:224-226) 指出的美國英語“兒化”語音現象幾乎相通。

- 具有咽化元音，以及咽化與非咽化的系統對應。
- 咽化元音的主要來源之一是藏文聲母中的 *r*。
- 來源於藏文聲母 *r* 的咽化元音在語音發展上與相鄰土話中的兒化（捲舌化）元音有關。
- 藏文下加字（介音）*r* 會影響聲母與韻母這兩者的語音演變。

從藏語語音演變的類型來講，屬於維西塔城土話小組的土話擁有非常罕見的音變方向。本文指出該小組受納西語的影響而發展的可能性，但這一問題還需要深入的探討。另一方面，藏緬語族語言之內，已有幾個語言具有咽化元音的報告，⁵⁹ 今後需要進一步探討咽化元音的發展模式與類型。

⁵⁹ 例如：阿細彝語濫泥菁話 (Iwasa 2003:16)、阿扎彝語文山話 (Iwasa 2003:131)、羌語紅岩話 (Evans 2006a, 2006b) 等。根據 Iwasa (2003:200-201) 的記載，阿細彝語的咽化元音與中國語言學的“緊元音”對應。擁有緊元音的藏緬語族語言比較多，而且朱曉農 (2006:18-20, 2010:105-108) 指出漢語的“緊喉”含多種語音現象，所以有可能其他語言中也包含咽化元音語音系統，必須確認各個語音現象。此外，如黑澤直道 (2001) 指出，“兒化”也包含咽化、軟顎化等多種相關發音，因此我們不得忽視用“緊喉”、“兒化”等表現分析出來的實際發音。

維西縣全圖（據《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概況》(2008)之附圖重新編繪）⁶⁰



⁶⁰ 此圖經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林志憲先生重新編繪，特此申謝。

引用文獻

- 'Brug-mo-mtsho (周毛草). 2003. *Maqu Zangyu Yanjiu* 瑪曲藏語研究 [*A Study of rMachu Tibetan*].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In Chinese)
- Bartee, Ellen Lynn. 2007. *A Grammar of Dongwang Tibetan*. Santa Barba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Diqing Zangzu Zizhizhou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迪慶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2003. *Diqing Zangzu Zizhizhou Zhi* 迪慶藏族自治州志 [*Annals on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Kunming: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Evans, Jonathan. 2006a. Origins of vowel pharyngealization in Hongyan Qia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9.2:95-126.
- Evans, Jonathan. 2006b. Vowel quality in Hongyan Qiang.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731-754.
- He, Jiren (和即仁), and Zhuyi Jiang (姜竹儀). 1985. *Naxiyu Jianzhi* 納西語簡志 [*Outline of Naxi*].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In Chinese)
- Hongladarom, Krisadawan. 1996. Rgyalthang Tibetan of Yunnan: a preliminary report.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9.2:69-92.
- Huber, Brigitte. 2005. *The Tibetan Dialect of Lende (Kyirong): A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with Historical Annotations*. Bonn: VGH Wissenschaftsverlag.
- Iwasa, Kazue. 2003. *Axi and Azha—Descriptive, Comparative, and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wo Lolo Dialects of China*. Kobe: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dissertation.
- Jiang, Di (江荻). 2002. *Zangyu Yuyinshi Yanjiu* 藏語語音史研究 [*A Study of Tibetan Phonetic History*].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In Chinese)
- sKal-bzang 'Gyur-med (格桑居冕), and sKal-bzang dByangs-can (格桑央京). 2002. *Zangyu Fangyan Gailun* 藏語方言概論 [*An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Dialects*].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In Chinese)
- sKal-bzang 'Gyur-med, and sKal-bzang dByangs-can. 2004. *Shiyong Zangwen Wenfa Jiaocheng (Xiudingben)* 實用藏文文法教程 (修訂本) [*Practical Textbook of Written Tibetan Grammar (Revised Edition)*].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Kurosawa, Naomichi (黑澤直道). 2001. The meaning of the controversy about laryngeal constricted vowels in Naxi languag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61:241-250. (In Japanese)
- Ladefoged, Peter. 2006. *A Course in Phonetics* (5th edition). Boston: Wadsworth.

- Lu, Shaozun (陸紹尊). 1990. Zangyu Zhongdianhua de yuyin tedian 藏語中甸話的語音特點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rGyalthag Tibetan].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90.2:147-159. (In Chinese)
-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chaud, Alexis. 2008. Phonemic and tonal analysis of Yongning Na.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37.2:159-196.
- Min, Jianghai (閔江海). (ed.) 2001. *Diqing Zangzu Zizhizhou Minzuzhi* 迪慶藏族自治州民族志 [Annals on the Nationalities in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henzhen: Huiyuan. (In Chinese)
- Qu, Aitang (瞿靄堂). 1991. *Zangyu Yunmu Yanjiu* 藏語韻母研究 [A Study of the Rhyme of Tibetan]. Xining: Qingha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un, Jackson T.-S. (孫天心). 2003a. Phonological profile of Zhongu: a new Tibetan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4:769-836.
- Sun, Jackson T.-S. 2003b. Qiuji Zangyu de yuyin tezheng 求吉藏語的語音特徵 [Sound features in Tibetan dialect Chosrje].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3.6:1-6. (In Chinese)
- Sun, Jackson T.-S. 2006. Special linguistic features of gSerpa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9.1:107-126.
- Sun, Jackson T.-S. 2007. Perfective stem renovation in Khalong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s and Beyond*, ed. by Roland Bielmeier & Felix Haller, 323-340.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Suzuki, Hiroyuki (鈴木博之). 2008. Diqing Zangyu shi Kangba Zangyu zhong de “yi ge” cifangyan ma? 迪慶藏語是康巴藏語中的“一個”次方言嗎? [Is bDechen Tibetan “one” dialect group of Khams Tibetan?]. *Journal of Kangding Nationality Teachers College* 2008.3:6-10. (In Chinese)
- Suzuki, Hiroyuki. 2009a.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 of the Tibetan linguistic geography—a case study in the Ethnic Corridor of West Sichuan. *Linguistic Substratum in Tibet—New Perspective towards Historical Methodology (No.16102001) Report*, Vol. 3, ed. by Yasuhiko Nagano, 15-34. Suit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Suzuki, Hiroyuki. 2009b. The origin of non-Tibetan words in the Tibetan dialects of the Ethnic Corridor in West Sichuan.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Yasuhiko Nagano, 71-96. Suit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Suzuki, Hiroyuki. 2009c. Dialectal position of Daan Tibetan spoken in the Naxi cultural area.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34.1:167-189. (In Japanese)
- Suzuki, Hiroyuki, and Tshering mTshomo. 2009.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Melung 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3:521-537.

- Tournadre, Nicolas. 2005. L'aire linguistique tibétaine et ses divers dialectes. *Lalies* 25: 7-56.
- Weixi Lisuzu Zizhixian Gaikuang Bianxiezhu (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概況編寫組). 2008. *Weixi Lisuzu Zizhixian Gaikuang* 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概況 [An Overview of Weixi Lisu Autonomous County].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In Chinese)
- Wu, Chenghu (吳成虎). 2007. *Weixi Hanyu Fangyan Cidian* 維西漢語方言詞典 [A Dictionary of the Weixi Dialect of Chinese].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Wu, Guangfan (吳光范). 2009. *Diqing (Xianggelila) Lüyou Fengwu Zhi: Yanzhe Diming de Xiansuo* 迪慶·香格里拉旅遊風物志—沿著地名的線索 [Annals on the Tourism Scenery in Diqing Prefecture with an Annotation of Local Names].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Ye-shes 'od-gsal A-tshogs (意西微薩·阿錯). 2008. Chengzhang Zangyu de yinxi 程章藏語的音系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Chengzhang Tibet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Sichuan, November 21-22, 2008.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 Chinese)
- Yunnansheng Zhongdian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雲南省中甸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7. *Zhongdian Xianzhi* 中甸縣志 [Annals on Zhongdian County]. Kunming: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Zhang, Jichuan (張濟川). 1993. Zangyu fangyan fenlei guanjian 藏語方言分類管見 [An overview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ibetan dialects]. *Minzu Yuwen Lunwenji: Qingzhu Ma Xueliang Xiansheng Bashì Shouchen Wenji* 民族語文論文集—慶祝馬學良先生八十壽辰文集 [Papers of Minority Languages: Festschrift for Mr. Ma Xueliang's 80th Birthday], ed. by Qingxia Dai, 297-309.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In Chinese)
- Zhang, Jichuan. 1996. A sketch of Tibetan dialectology in China: classifications of Tibetan dialect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5.1:115-133.
- Zhang, Jichuan. 2009. *Zangyu Cizu Yanjiu: Gudai Zangzu Ruhe Fengfu Fazhan Tamen de Cihui* 藏語詞族研究—古代藏族如何豐富發展他們的詞彙 [A Study of Tibetan Word Family: How the Ancient Tibetans Enriched Their Lexic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In Chinese)
- Zhu, Xiaonong (朱曉農). 2006. Shiyán yinyunxue he yuyanxue yuyinxue 實驗音韻學和語言學語音學 [Experimental phonology and linguistic phonetics]. *Yinyun Yanjiu* 音韻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Phonology], 1-3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Zhu, Xiaonong. 2010. *Yuyinxue* 語音學 [Phone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Received 15 December 2009; revised 19 April 2010; accepted 12 July 2010]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
CNRS Laboratoire Parole et Langage
5 avenue Pasteur
13604 Aix-en-Provence, France
minibutasan@gmail.com

Pharyngealised Vowels in Gagatang Tibetan and Their Origin

Hiroyuki Suzuki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CNRS

Gagatang Tibetan is spoken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Pantiang Village, Weixi Lisu Autonomous County,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northwestern Yunnan. This dialect, which belongs to the Melung subgroup of the Sems-kyi-nyila dialectal group of Khams Tibetan, possesses an idiosyncratic phonological feature, i.e. the pharyngealized vowel.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sketch of the vocalism of Gagatang Tibetan (Zhollam vernacular) an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haryngealized vowel from the viewpoint of Tibetan dialectolog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haryngealized vowel originated mostly from examples of Written Tibetan *r* as a main initial and a glide, and the abridged form of a historically disyllabic word. The pharyngealized vowel can correspond to the rhotacized (retroflex) one in other vernaculars of the Melung subgroup, and such a sound development is also similar to the case in Naxi.

Key words: Khams Tibetan, Melung subgroup, pharyngealisation, rhotacisation, Naxi